



照片：IMFEUGENE SALAZAR

重建索马里

索马里财政部长阿卜迪拉赫曼·杜阿莱·贝莱对国家经济发展充满希望

脆弱国家现如今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留住本国最宝贵的资产：国民。近年来，已有 100 多万索马里人逃离祖国，许多人选择去邻国破败不堪的难民营，而非留在动荡不已、冲突四起的国内。但对阿卜迪拉赫曼·杜阿莱·贝莱而言，多年海外经历为他担任索马里财长这一要职打下了基础，而此前的 20 多年间，索马里几乎没有任何能够正常运转的公共机构。

贝莱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，获得了三个学位。他曾在非洲开发银行供职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其后于 2014 年受召回到索马里，帮助国家重建。他起初担任索马里外交部长，后于 2017 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。当时，索马里历经数十年的毁灭性冲突，亟待重建，贝莱致力于恢复人民

对政府的信任，以获得重建所需的资源。

贝莱不仅是作为一名公职人员，还以艺术和作曲方面的才华而闻名。在接受《金融与发展》记者布鲁斯·爱德华兹的采访时，贝莱表示，在索马里动荡的历史上，文化表达一直是一种凝聚力，并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您能给我们描述一下索马里重建之前的状况吗？

贝莱：索马里在 20 年间一直没有获得承认的政府。机构完全处于真空状态，法律和秩序全部瘫痪。人们寻根溯源，回归部落，部落长者负责管理各个小社区。如果没有公认的中央政府、学校或其他机构来约束这些小部落和小部落社区，人们就会突然感到自己不复存在。妇女和长者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，缓解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但当我们看到整个国家逐渐式微，又瞬间清醒。随着同胞的不断离开，我们意识到国家不可能在真空中存在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转折点出现在什么时候？

贝莱：转折点出现在 2012 年，当时第一届政府通过常态选举得以诞生，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。自那时起，我们一直勇攀高峰，不断向山顶前进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不安全问题是个顽疾。

贝莱：安全一直都是问题。但是，对比现在和过去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已属不易。

索马里仍然存在安全问题和恐怖分子。但总体来说，我们已经有了指导国民经济的规则。我们已经制定了共同的发展日程：一个国家，一个经济，一项预算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实现目标，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，我们很快就会实现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在您诸多的重要工作中，哪些是最紧迫的？

贝莱：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处理我们对国际社会

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一无所有是什么情形——失去了机构、失去了记录，甚至失去了治理历史。

的债务。近年来，索马里除了获得用于能力建设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外，一直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财政资源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索马里的债务规模有多大？为什么过去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财政资源？

贝莱：债务总额估计约为53亿美元。任何国家只要有负债，就不能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源或其他优惠及援助。因此，索马里政府的战略很明确，就是竭尽所能地利用重债穷国计划来清偿债务。只要摆脱了债务，我们就能够获得IMF、世界银行、非洲开发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援助资源。这些资源将用于重建国家，进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索马里是个年轻的国家，年轻人占总人口的70%。但目前他们的工作岗位很少，因此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是当务之急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索马里很多年都没有正常运转的政府，您将如何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？

贝莱：在正常运转的国家工作的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一无所有是什么情形——失去了机构、失去了记录，甚至失去了治理历史。这简直难以想象。

但我们已经熬过来了。这实属不易。有些部长一度没有办公室，没有工作人员。但政府现在已经能正常运转了。我们已经在管理国家财政、税收、海关的所有法案上达成了一致。有些方面已经得到协调，在IMF和国际社会其他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们正致力于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目前全球出现了大规模的索马里移民潮。这个移民群体与索马里境内的集体有何联系？

贝莱：海外移民对索马里来说是件幸事。移民对我们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他们给摩加迪沙

带来许多企业和技能，汇款自不必说。在我看来，在困难时期，80%-90%的索马里家庭能够得以维系，这都是海外移民群体的功劳。因此，移民对索马里有无可比拟的价值，这并不夸张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您认为，5年后的索马里会是什么情形？

贝莱：如果按目前的发展轨迹持续下去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。这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，但我了解索马里人民和他们的聪明才智及顽强不屈——你能想到的，他们都经历过。如果能经受住所有这些挑战，且能在明尼阿波利斯、伦敦、哥伦布和内罗毕等地建立起商场和企业，那么，就能在整个索马里做到。

未来5年，索马里政府必须实现自给自足。我们不应该再请求援助。在5年内，政府的预算资金必须由内部资源提供。但我们仍然需要外部投资，因为国家的基础设施已被完全摧毁。

《金融与发展》：您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，还是杰出的艺术家和作曲家。您认为艺术和文化能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吗？

贝莱：那是当然，即便我们失去一切，文化和文字仍将存在。人们借助诗歌和歌曲来表达一切，这是索马里的文化，而我只是其中一员。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只是当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我会用歌曲来表达。

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，在非洲开发银行供职时，我常去非洲国家参加有许多非洲代表出席的会议，而索马里却没有代表参加。有椅子，有国旗，就是没有代表。这令我想起在我小的时候，索马里曾经多么强大。因此，我需要通过写歌来表达因此被唤起的情绪。

本采访稿因篇幅和明晰度有所删改。